

詩語背後

深圳第一街道(下)

●木木

園嶺街道辦事處這樣為自己的街道畫像：要想真正讀懂深圳，就要講好園嶺的故事，要講深圳第一批南下「拓荒牛」基建工程兵安居的園嶺新村；要講特區建立後建成的第一所公立中學——紅嶺中學，以及後來日漸發展成為全市教育高地的「百花片區」；要講走出眾多知名企業的八卦嶺工業區……

園嶺新村位於園嶺街道東南部，這裏作為深圳市早期建成的最大福利房小區，深深地刻上了第一代「特區人」的文化記憶，演繹着他們的別樣鄉愁。小區由110多棟多層樓房組成，全部是參照當時國際上流行的住宅小區標準統一規劃修建的。特別是一樓的連廊架橋設計，非常新潮，成為深圳一景。40年後的今天，當你在一個晴朗的清晨，走在迷宮般的連廊裏，但見周迴斑駁的牆面上，有陽光透過樹梢形成絢爛的光影躍動，如慢放的電影鏡頭，向你訴說過往的不凡歲月。晨起健身的男男女女，送外賣的騎手小哥，上學的孩子與散步的老人，與布置得恰到好處的植物花卉，共同構成一幅都市風情畫，洋溢着愜意的生活氣息。

園嶺新村最初的居民是來自全國各地的「拓荒牛」：有轉業的基建工程兵及其家屬，也有文化、醫療、教育系統的職工。事實上，當年的通新嶺、華強北一帶主要是公務員宿舍，園嶺新村主要是國企和事業單位宿舍，八卦嶺則排列着成片的工人宿舍。深圳是一個移民城市，所謂「原住民」，其實也是早年移民。從這個意義上講，城中村居住的是寶安原住民，園嶺片區居住的則是特區原住民。

園嶺新村正北方，便是大名鼎鼎的八卦嶺工業區。它是因應特區建設最早規劃成立的工業園區，前身為1982年11月開工的鵬基工業區。憑借政策和地理優勢，八卦嶺工業區最早聚集了一批電子加工廠，後來拓展到包裝、印刷、服裝、餐飲等產業，至1990年代達及鼎盛，初步呈現出特區經濟百花齊放的壯觀景象。不過短短數年，一批在這裏創辦的企業就具備了全國知名度，如中國激光唱碟事業的開路先鋒先科公司、國產電腦先驅長城計算機深圳公司等。巨大的產業聚集效應吸引了大批包裝印刷廠雲集於此，數量一度超過千家，成為中國首屈一指的印刷基地。歐柏蘭奴、柏詩姬等本土服裝品牌在這裏孵化，引領時尚潮流，使八卦嶺逐漸成

為「深派服裝」的重要生產基地和銷售平台。以八卦一路為代表的餐飲企業，匯聚九州美食，碰撞出令人回味無窮的「深圳味道」。八卦嶺孕育出了「金融巨頭」中國平安、大型科技集團創維、知名鞋企百麗、「都市人的廚房」麵點王等行業翹楚，它們從這裏啟航，禦風踏浪，通向五湖四海……

八卦嶺的街道布局，頗能體現「深圳是一座設計出來的城市」這一特徵。四橫九縱的街道像棋盤一樣規整，「四橫」即東西向的四條略長的道路，自南向北依次為「八卦一路」至「八卦四路」，「九縱」則是南北向的四條略短的道路，自東向西依次為「八卦一街」至「八卦九街」。東西向與南北向垂直相交，如果從高空俯瞰，可以清晰地看出一個上寬下窄的梯形布局。而當你身處其間，不免會迷失在那些路徑相似的「八卦陣」之中。

白沙嶺片區又稱「百花片區」，位於園嶺新村以西。這是一片正方形街區，擁有深圳實驗學校、深圳藝術學校、百花小學、荔園小學等11所省重點學校，並匯聚了大大小小百餘家教育培訓機構，長期以來一直是深圳學區房的「天花板」。早年闖蕩特區的弄潮兒，無不能講出一兩個在園嶺購置學區房的故事。一位北大師兄，曾在這裏買了一套小兩居，卻因為孩子自己爭氣考上了重點中學沒有入住，賣掉了，一進一出賺了80多萬元，抵得上孩子從小學到大學的全部教育費用。

白沙嶺片區往北，是一片略呈等邊三角形的區域——深圳市體育中心，包括一個體育場、一個體育館、一個游泳館和一個網羽中心。深圳體育館1985年12月22日正式開館時，是全市唯一的體育館，也是當時全國設備最先進、功能最齊全的現代化場館。市體育中心自建成使用至2020年6月啟動改造提升工程臨時封閉，30多年裏承載着深圳市體育文化事業發展的厚重歷史。這裏承辦了深圳經濟特區建立二十周年慶祝大會、第六屆全運會開幕式、第八屆亞運會、中超聯賽等重要賽事活動，每年舉辦各類賽事和活動上百場，無數頂級運動員和演藝明星在這裏留下足跡。游泳館前廣場上，矗立着一座名為「走向世界」的雕塑，原型是2016年奧運會20公里女子競走金牌獲得者深圳運動員劉虹，頗具象徵意義。



●深圳市體育中心的「走向世界」雕塑。作者供圖

經過四年多的艱苦努力，市體育中心改造提升工程已進入尾聲，即將全面投入使用。作為深圳市全民健身之地的地標性建築，一座集專業競演、全民健身、公共休閒、文化交流、交通集散等於一體的現代化體育聖殿，在城市中心拔地而起。除了國際一流的場館和設施，這裏還建設了空中連廊，將體育中心與園嶺新村片區、八卦嶺片區、白沙嶺片區串聯起來，形成一條休閒運動帶。市民可通過連廊，前往筆架山公園和蓮花山公園。

深圳幾乎每個街道都有城中村，沒有城中村的最初只有園嶺街道，後來新增了兩個——1989年從沙頭街道分設的香蜜湖街道，2009年從園嶺街道分設的華強北街道。有城中村就意味着有原住民，沒有城中村就表示這裏的居民全是移民而來。園嶺人每每為此感到自豪，認為它標誌着第一代「特區人」從這片土地上誕生，園嶺街道由此成為創造深圳奇跡的第一街道。事實上，園嶺街道由於成立時間早，當時又是市委所在地，相關文獻涉及基層行政機構排名時，通常將其排在第一位。

著名的群雕作品「深圳人的一天」，屹立在園嶺街道紅荔路旁。作品藝術地展示了1999年11月29日在這座城市生活的各行業各階層人物群像及與之息息相關的經濟社會事件和數據。18座人物雕像的原型，是從當天深圳大街小巷來來往往的普通人物中隨機選定的。幾塊大小不等、形狀各異的黑色花崗岩背景上，鐫刻着當天深圳城市生活的各種數據：股市行情、農副產品價格、天氣預報以及深圳晚報有關版面等。這組雕塑作品作為包括原住民和外來移民在內的所有「特區人」群像的瞬間定格，是對各行各業勞動者的紀錄，也是對全體特區建設者的致敬。平凡而努力着的每一個人，正是我們時代的主角。有道是：

驚天一邑入青雲 但問源頭何處尋
蛇口灣前新響地 羅湖橋畔大開門
千山萬水淘金客 四路九街創業魂
只見當年園嶺上 翩然走出特區人

字裏行間

●黃仲鳴

泥沙文字的書

「其實我都覺得好悶呀！有時我寧願放咗工響尖沙咀跟住D着住短褲嘅女仔幾條街，都有趣過返屋企對住我老婆！佢啱屋企都唔係對住我，而係對住個電視機晚晚明珠930！我唔可惜分居，我開始Smell到自由嘅空氣！張床係晒我嘅嘢！我鍾意讓半邊俾邊個女仔都得！」

以上那段文字出自阿寬著《小男人周記》第一集（香港：友禾製作，1989年7月），封面標明「廣播小說」，即是電台廣播後再出書，前後共出了八冊，而每冊都印了十幾版以上。是當年的熱門廣播劇和暢銷書。

近來編書，四處找這套通俗小說，在圖書館竟只獲第一冊；以前寫《香港三及第文體流變史》時，我手頭上有多冊，但仍不全，可惜於今也不知丟在何處了。

不錯，這些「泥沙文字」的書，公共圖書館不收，大學圖書館不收，可能就此湮沒了；禁不住想起逝去的魯金，和曾是圖書館館長的楊國雄，有他們在，一定會好好保存這些「垃圾」。

所謂「泥沙文字」，是指三及第文字後一種流變。所謂「三及第」，是指文言、白話文、粵語的混合體。因有文言文的成分，所以行文雅順，流行一時；可惜1970年代後，這方面的作者漸凋零，新一代的文言基礎薄弱，已摒棄這種文體。此際，一種新的三及第如星星之火，燎原起來；在1980、1990年代已完全取代舊三及第，成為年輕一輩最愛閱讀，甚至最愛書寫的文體。《小男人周記》之能暢銷，即源於此。

這種「新三及第」，主要是沒有了文言文而改以英文單詞代替，甚至整句夾雜在行文中；此外還有不少日文譯詞，成為20世紀香港文字界的「特色」。還有一種更為「離經叛道」，完全罔顧漢語的文字結構，自造新字、新詞、新義，形成一股風暴，勁吹於一些漫畫書刊；更有所謂「大雜燴」，即是將一把文字如標準漢字、方言字、英文字、日文字全放進去，備受一些青少年喜愛，並力加運用；「衛文之士」莫不口誅筆伐，遂有「泥沙文字」「混血文字」「雞尾酒文字」的稱謂。

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是「小男人」的天下，跟着是黃霑：

「姬老大釘咗！我唔mind佢係寡婦，一啲都唔mind！我夠唔係處男囉！大家平等，Equal Quali，打和。」（香港：文林社，1998年，頁61）

這種文字，備受文界攻擊，但罵者自罵，嘍者自嘍，這種文體卻頑強地生存下去，不僅作家書寫，普羅階級書寫，學生書寫，大眾傳媒為了迎合這支讀者大軍，也樂於「泥沙」，不僅滲入了副刊、娛樂、馬經、體育等版面，連新聞報道也觸目皆是。「衛文之士」大聲疾呼要維護中文的純淨，亦徒勞而已。可幸今時今日，這種「泥沙」已收斂了。

回頭說說《小男人周記》，現時讀來，仍饒有趣味，可惜要看全套，難矣。惜哉！圖書館不應戴着「有色眼鏡」，也做了「衛文之士」，怎能不收之哉？



●快將湮沒的書。作者供圖

粵語講呢啲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塞豆窿、塞竇窿·豆釘



阿爸，架車後面塊玻璃貼住個牌寫住「塞豆窿」，係咩意思呀？
阿媽，你讀上面啲英文就曉下。
Baby on board...哦，意思係有BB喺架車上面！哦，「塞豆窿」係指BB！
「塞豆窿」通常指「豆釘」，小朋友嗎！



老師，呢度有個窿仔！
Patrick，你作文如果講到窿仔，你要寫「窟窿」或者「竇窿」，呢兩個係書面語。
老師，啲人講「塞豆窿」會唔會係講「塞竇窿」呢？
Patrick，咁都畀你撞中：咁你又聯唔聯到點解細路哥叫「塞竇窿」呢？
我細細個阿爺成日凶我，話我如果唔聽話就塞我落牆角個窿仔度；嗰陣我真係好驚，所以就唔敢再隻嘍！趁返轉頭，個窿口咁細點塞我入去呀，分明呢細路哥！Anyway，「塞竇窿」又會唔會同呢個講法有關呢？

《粵語講呢啲》
塞豆窿、塞竇窿·豆釘

廣東人會叫小孩，尤其不聽話、少不更事那種做「塞豆窿」。這叫法教人摸不着頭腦，且多含貶義；如：

屋企成班「塞豆窿」要供書教學，仲邊度有閒錢同你班友去風花雪月呀！（無貶義）
你個「塞豆窿」行嘍哩嚟都係搞搞震、有幫襯！（有貶義）

就算對常說或對廣東話有一定認識的人，有一些用詞如「塞豆窿」也不知其來由。筆者嘗試從字典中找出一些形近「塞豆窿」的詞語：「窿/窟窿」指洞穴、孔。「填窟窿」比喻填補虧空。「補垣塞穴」是擇日用術術語，指修補破牆、塞城穴或其他洞穴。「竇」指孔穴、縫隙。「閉門塞竇」指防衛堅固。「狗洞/狗竇」指牆壁間可供狗出入的洞口。「塞狗洞」比喻把錢花在無用的地方。「爛套子也能塞窟窿」指爛棉花套子也有堵窟窿的用處，比喻能力無論多低的人也有他的用處。

上面資料看來不太對口。「塞豆窿」的表

面意思是把物體塞進豆一樣大小的「窟窿」裏。嚴格來說，豆是名詞而非形容詞，是故「塞豆窿」寫作「塞竇窿」才恰當。叫小孩做「塞豆窿」有以下的傳聞（部分文字經修飾及整理）：

「打生椿」，或稱活人奠基，是舊時民間在建築前的習俗，屬人祭的一種。是指在建築工程動工前，把若干人（通常是兒童）活埋生葬在工地內，其目的是祈禱工程順利。

「塞豆窿」是一種非常殘忍的儀式，其概念和「打生椿」不謀而合。傳說古時在洪水為患的地方，防洪的堤壩經常氾濫，有迷信之士會把一些小孩放進堤壩內的排水口（豆窿）內，他們相信以這個方法便能退洪。後來叫小朋友做「塞豆窿」；實是嚇唬不聽話的小孩，如不就範就會把他們「塞」進「豆窿」裏來防洪。

「竇」係指魚塘連接河道的開口，通常係一兩尺左右闊。話說漁民於清塘放水時，有時發覺去水不暢通；看個究竟，原來是有小孩的屍體把「竇」塞住了。至於為何有此現象，大抵是以前生活艱苦，很多嬰孩經常夭折；再加上重男輕女的因素，非男即棄或殺。這些屍屍不會覓地埋葬，而是被丟到魚塘當成「魚糧」。人們就叫這些淤塞物做「塞竇窿」。後來就用「塞竇窿」來詛咒「養不大」的小孩；再引中為小孩的別稱，含咒罵意味。

以上傳聞無從稽考。筆者認為基於小孩無知，大人就用上了一些無稽說法來嚇唬不聽話的小孩：

用又括住你個羅袖當又咁咁燒！
餐餐苦巴巴你當飯食！
叫差人拉你！（近代）

如是者，「塞豆窿」是其中一種說法。後來就用了它作為小孩的戲稱，跟「小不點」的意思差不多。然而，隨着小孩的年齡增加，他們開始對上述的嚇唬話語有所質疑：你話塞我落個窿度，個窿口咁細，塞唔塞得落呀？你話差人拉，差人係去拉壞人，細佬哥乜又關佢咁事！

「小豆兒」比喻微小。「丁點兒」指一點兒，形容極少或極小；也作「釘點兒」。廣東人會叫小孩做「豆釘」。「豆丁」，古字是「鬮釘/釘釘」，指堆疊的食品；可見於：《通雅飲食》云：五色小餅盛盒累積曰鬮釘。春盛是也。宋·郭應祥《好事近·今歲度元宵》詞：「客來草草辦杯盤，釘釘雜雜果。」就上述意思，筆者認為有粵語專家以「鬮釘/釘釘」作「豆釘」的本字殊不恰當。

生活點滴

●胡紅桂

泉州的蟳埔村

蟳埔村坐落在泉州市豐澤區的東海社區，是一條不大的小漁村。據說，這裏居住的是古阿拉伯人的後裔，一代又一代，雖然他們經過了歷代與當地漢族等民族的通婚、交融，但中亞的文化基因仍流淌在他們的血脈之中。在蟳埔村，中亞的遺風無時無刻不飄蕩表現在蟳埔女的服飾上。蟳埔女的頭飾，蟳埔女的盤頭插花，蟳埔女戴着的丁香耳墜，蟳埔女穿着的大裾衫、寬腳褲，獨特的風情，形成了一道別樣的風景，也讓詩的琴弦，不由自主地在指尖滑動，流動的琴音，也就讓泉州的文化符號，又多了一個撼人魂魄的清音。

據說蟳埔人的服飾是海洋文化的具體表現，尤其是蟳埔婦女的服飾，更為突出。年輕人大概衫上衣的顏色以青、藍為主調，與大海融為一體，與自然相協調，臂、胸、腰的尺度與身體相協調，簡樸寬鬆，便於勞動，上衣斜襟掩胸、布鈕扣，避免織漁網或「牽繩」時纏住網眼。黑色的褲子，褲筒寬大，一尺有餘，適應漁網海灘行走，當然，也適合在需要方便的時候方便。其褲頭大於腰圍半尺，與褲身顏色不同，以白布或藍布做成，穿着時褲頭要摺疊，再繫上褲帶。蟳埔女的「青衣黑褲」顏色與海水海土相似，既反映了她們對大海對故土的愛戀，也讓這「耐髒」的服裝在生活的畫框裏為自然的畫卷添加了更多美的元素。蟳埔女「戴簪花圈，插象牙筷」的頭飾傳統是南宋代從中亞流傳過來的，一代代相傳，不同文化的交融，也在一次次文化的蛻變、更新、涅槃裏變成了如今的模樣。我是在一個午後來到蟳埔村的。穿行在蟳埔村的老街古巷，騎摩托車的婦女，剔蝦肉的漁女，化妝成蟳埔女忙於照相留影的遊客，讓這個漁村的蟳埔女穿梭在古與今時間轉換的時空隧道裏，也讓那些倚靠在蟳殼房牆上的麗人們，喚醒了一個個還在醉着的屋簷。

蟳埔村的蟳殼房相當出名。這與支撐房屋頂樑的四壁建材無需磚石，僅取海邊司空見慣的蟳殼有關。蟳殼與泥土，成就了蟳殼房的美名。當然，也讓這冬暖夏涼的房屋，成為歷史的記憶，成為蟳埔村畫面上那枚奪人眼球的鮮艷的鈞印。

打開蟳埔村這部古書，眼前的書頁，也確似古樹上的

枝葉，歷史的意識，總會讓一花一葉隨波逐流，更會搭上遠航的巨舟，記錄下他鄉的一草一木，記錄下風雨裏經歷的故事。

傳說裏的蟳埔，是泉州海上絲綢之路起點的重要港口。那時，大部分載滿絲綢、瓷器的商船從蟳埔起航，沿着閩南沿海航行到達南洋，他們不能停歇，不能品味南洋諸國的異趣，更不能留戀那些旖旎的熱帶風光，他們還要遠航，還要橫跨海水漫漫、似乎永無盡頭的印度洋。他們將經非洲東岸到北岸去，到達離故鄉的大洋彼岸去卸貨貿易，去開蕩四方。

海員的生活，總是與蹉跎、滄桑相伴，生活的艱辛，也始終都在路上。返航的時候，他們渴望回程的貨源，如果能讓回程的船裝滿貨物，那將是船家最愉悅的事。雙程的收穫，當然會讓生活增加更多靚麗的色彩，生活中也許就會有更多和煦的陽光。可問題是空船的情況也是常有的事，而空船形成的重心不穩，則是船家遠洋航行的大忌。海上的風浪，會讓眾多不安全的因素伴隨左右，會讓航行充滿意想不到的險象。於是，船員們就將異國散落在海邊的蟳殼裝在船艙裏，作為壓艙的物事，而回港後的蟳殼，在完成了它們的歷史使命後，就被遺棄堆放在蟳埔的海邊，久而久之，蟳殼也就成了蟳埔村的建築材料，也就有了蟳埔的蟳殼房。

蟳殼房的記憶，讓生態文化早早地融合進蟳埔古村，也融合進泉州的光影裏，一次次走上文化的舞台，在影像的像素裏，在光纖和電波裏，在手機的熒幕上，又一次次成為文化的符號，進入人們的腦海，成為催人奮進的圖騰，讓蟳埔村，讓泉州更加靚麗，更加充滿魅力。



●泉州蟳埔村，兩名蟳埔女新華社聊天。

二月信箋

●賴加福

輕輕翻開二月的信箋
便有如雪的春光臨臨
暖陽變得柔和
給大地披上一層薄金的紗衣

河邊的垂柳輕飄漫舞
率先發布春天的訊息
嫩綠的芽尖從枝頭抽出
一字一句書寫着春的序跋

田野泥土散發出芬芳
沉睡的種子被喚醒
它們在黑暗中積攢力量
等待一場春雨後開啓成長之旅

二月的風像母親的手
輕輕撫摸臉頰
那樣溫暖還帶着絲絲甜意
撩動着人們心底的期許

孩子們在草地上奔跑歡笑
風箏在天空中自由舞蹈
彩色的絲線牽着童年的夢
與二月的藍天深情擁抱

我們在此告別寒冬
懷揣着希望與憧憬
邁向繁花似錦的春天